



多爾袞
車失事



既



永



多爾袞軼事序

明清易代之交蓋有數女子爲之關鍵焉三桂乞師之舉非爲君父之大義也激於圓圓而起也吳梅村之圓圓一曲衝冠一怒爲紅顏一時記實之詞也鄙謂圓圓而外若順治之母后其亦有清開國之功臣乎當是時太宗崩殂順治正在冲年多爾袞以功高望重之身握有進退其主之權內有親貴外有廷臣且勸進之不暇藉非母后屈身下嬪彼孺子王其能坐擁神器晏然無驚乎多氏人格本在不足評論之例而明季遺老時有不平之記載當時

諱莫如深而藏諸名山傳之其人若儲以待後人之表章者瀏覽所及因就多氏軼事爲蔣氏東華錄所不及載者撮而存之亦見滿洲立國之非道而蓋世淫威至今安在所以警勸後世之爲英雄偉人者其在茲乎其在茲乎

民國八年三月古稀老人序



攝正王多爾袞之肖像

多爾袞軼事目錄

幼稚時代

留意中原文獻

好色興戎

待遇俘虜婦女之慘虐

以滿洲婦女維繫人心

獲傳國玉璽之由來

罰銀入城

烟癖

換用頂戴

薙髮非本意

新官蒞任仍著明服

納肅親王妃

太后下嫁

娶朝鮮王女爲福金

龔鼎孳之被斥

邸第之建築

攝政王之威權

阿達禮等之擁戴

鄭親王之反覆

蘇克薩哈之首告

改稱皇父

與豫親王多鐸之關係

錢謙益之見誚

改葬明思宗

不知殉國爲何物

非牛不飽

殘殺婦孺

徽號

格格東莪之艷史

挾制皇帝

殺太醫四人

多爾博之驕縱

掃地夫之言

五斗大之盔

鐵弓小佛爺

牧齋之逢惡

楹聯之調笑

一字直千金

食癖之奇

吳三桂之乞師

吳三桂之畏王

留意文事

願向君王乞愛卿

殿板金瓶梅

自比諸葛亮

待師優渥

順治之入五台山

薙髮之令

洪承疇之勸降

大科之議始於多爾袞

多爾袞之暴厲

致明史可法書

賞識侯朝宗

高老老

服硫磺

識吳三桂有異志

滿漢並用

金匱藏書

家法之嚴

洪承疇之與聞機密

通好陳圓圓

多爾袞軼事 目錄

多爾袞軼事 目錄

知高麗之必不我屬

象棋廳

茶癖

愛狗成癖

大同城屠殺之慘

多爾袞之誕生

周公負扆圖

好獵

地震

飾終之典

籍沒之速

多爾袞
袁
駮
事
目錄

九

多爾袞軼事目錄

多爾袞軼事

幼稚時代

前清攝政睿親王多爾袞。太祖第九子也。母烏喇納喇氏。共生子三人。多爾袞居其次。幼而機警。有膂力。八歲能騎射。太祖嘗獵於蘇克蘇濟河畔。以多爾袞年幼。命隨母居守。挈諸子以從。多爾袞心不能平。乘母不備。潛竊營馬。挾弓矢追至。雜於圍豎中。不敢令太祖見也。既合圍。太祖馳射方酣。忽一巨熊自草間突出。直趨上前。事出意外。從臣俱倉皇失措。多爾袞從人隙中遽發一矢。殪之。太祖驚問。乃出跪馬前自陳。太祖以其違令也。歸後仍命杖責之。

又十餘歲時。曾隨王善太祖族弟征東海瓦爾喀部。敵兵極獷悍。王善以多爾袞年幼。恐爲敵人所輕。命統一軍居後隊。某日對壘苦戰。竟日時已薄暮。各軍急欲休息。方解甲造飯。多爾袞忽周視棚帳。謂將有大水。須速遷徙。否則全軍盡爲魚矣。主帥聞之。以其年少無經驗。嗤之以鼻。諸將佐亦均疲乏。無肯動者。多爾袞乃嚴勒所部。立移高阜。整隊以待。炊爨未熟。大雨暴至。山水陡發。全軍均在巨浸中。幾遭覆沒。多爾袞乃從容督率士卒。竭力援救。始獲出險。或問其何以能前知。多爾袞曰。此亦無他。謬巧。吾但見沙漠中。蟻皆緣繩而上。故不幸言中耳。是役也。清師遂獲全勝而歸。獻俘奏捷。

竟以多爾袞爲首功云。

留意中原文獻

清太祖崛起遼瀋。與蒙古諸部落偪處。諸貝勒類皆習於吞併。馳驅沙漠。互爭雄長。獨多爾袞志願遠大。每留意中原歷史地圖。民情風俗。苦無問津處。尤與范文程善。時范方爲宏文館學士。多嘗深夜詣談。至漏分不倦。喜聽古來帝王將相盛衰興廢事。自爲小冊記之。以備省覽。聞崇禎帝魁柄下移。朝多秕政。輒言及歎曰。有如此江山而不能整理。何昏憤乃爾。古今來宦豎用事。未有不失敗者。特當局者覆轍相尋。更無人能喚醒之。殊爲可惜。但不知將

來宰制中華者爲何人耳。范文程曰。古人有言。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惟在有天命者任自爲耳。多爾袞撫掌大笑。意殊自負。然彼時滿洲僅蕞爾彈丸。僻在北隅。未開文化。初不料入關如此之速。且爲手取而代之人也。又多爾袞在大同時。曾有人以內地十七省之精細地圖一冊來。多爾袞如獲拱璧。購以五百金。裝以宋錦。日夕揣摩。久之。遂能指畫。故他日行軍。於地勢險要。山川阨塞。均能得其梗概焉。

好色興戎

多爾袞於諸昆季中最稱勤學。號禮賢。能得士心。及天命末年。滿

洲國勢漸盛。乃漸露其驕奢淫佚之本態。性尤喜漁色。嘗悅蒙古某部喀爾喀貝勒之女美。欲聘爲妻。遣某侍衛達意。喀爾喀貝勒不從。多爾袞乃使人鼓樂而往。強委禽焉。貝勒置不顧。卽嫁其女於鄰部。多爾袞聞之大怒。託詞告太祖。率兵往伐。喀爾喀貝勒聯絡數部。共同抵禦。多爾袞大敗。喪馬七百匹。鎧甲器械無算。僅以身免。自是恨愈切齒。然心未嘗一日忘彼女也。後三年。值蒙古內部擾亂。乃思乘機雪恥。復以重利。啗閒謀。設計離間。敗其盟約。多爾袞率重兵。破其城堡。親射女夫阿帑克。殺之。奪女而歸。時女已生子矣。初至。寵以專房。然未幾。另有所眷。棄之如遺矣。

待遇俘虜婦女之慘虐

松山之捷。多爾袞所部俘獲明邊男婦各數百人。男子則盡阬之。婦女則分發諸營。令兵士任意淫縱。時諸卒皆久曠。得此明令。有白晝宣淫者。有數兵共犯一女者。悲號之聲。與懽呼之聲相溷雜。所虜婦女多士族良家。因抗拒而被殺者。相望於道。其餘不勝強暴。而羞憤自盡者。比比皆是。橫屍曠野。身無寸縷。令人目不忍睹。時有祝世昌者。先經投順滿廷。官至禮部承政甲喇章京。至是乃上疏太宗。請明降諭旨。嗣後俘獲敵人妻女。不准令爲娼妓。以勵風節。多爾袞見之大怒。卽擬旨切責。謂世昌身在本朝。心存明國。

陽託抗直。陰庇漢人。與奸細無異。著卽處死。而待遇俘虜。淫虐且加甚焉。

以滿洲婦女維繫人心

滿清入關以後。疊降明諭。滿漢不得通婚。例禁綦嚴。不知當其在北廷時。固嘗藉是爲固結招徠之計也。多爾袞生平留戀婦女。曾以是犧牲其身家名譽而不悔。遂以是推測他人心理。以爲唯一之妙策。某年曾嗾兵部奏言。先年克遼東廣甯。誅漢人拒命者。後復永平灤州。以是人懷疑懼。縱極力曉諭。人亦不往。今天以大凌河與我。臣等以爲當善撫養。撫養之道。當先予以家室。凡一品官。

以諸貝勒女妻之。二品官以國中大臣女妻之。仍出公帑以給其需。各官宜令諸貝勒人給莊一區。復察各牛豕下寡婦給配。各官從人。至明之兵士。察漢民女子寡婦。及八貝勒以下莊頭女子。令其給配。其餘更令殷實商賈分給婚配。毋致一人失所。則人心歸附。而大業可成矣。太宗嘉納之。其後大凌河歸降。乃將所有漢人分隸副將下各五十名。叅將下各五十名。遊擊下各十名。盡令移居瀋陽。以國中婦女千口分配之。其餘令國中諸貝勒大臣各分四五人配之。以妻室。善撫養之。卽實行此政策也。

獲傳國玉璽之由來

多爾袞既破察哈爾。囊囊太后。瑣諾本台吉。率其人民舉國內附。隨渡黃河。抵額哲所駐北里圖。其國無備。額哲及其母蘇泰太后亦率衆降。蘇泰太后有寵婢曰厄貞者。美姿容。善詞令。多爾袞納以爲姬。極愛幸之。猶時時往來太后所。一日厄貞侍多爾袞簽判文牘。命向櫝中取玉章鈐之。厄貞睨視而笑。多爾袞問故。厄貞曰。王爺爲帝室懿親。手握軍符。妾以爲當取金印如斗大。此章何渺小耶。多爾袞曰。此自吾之私章。至於官印。乃銅質。玉者其名曰寶。非皇帝不能用也。厄貞曰。妾昔侍太后時。曾見有玉印一方。長可四寸。彼云得自前代。裹以錦袱。什襲珍藏。從未見其一用也。多爾

袞聞之驚喜。囑向太后索觀。蘇泰太后靳不肯與。卒乃計誘威嚇。僅乃得之。色澤溫潤。篆文古拙。確爲前代之物。非塞外人所能僞造。歸獻於朝廷。臣畢賀。謂爲受命之徵。至今尙藏清室內府云。攷之東華錄所載。天聰九年八月。多爾袞等凱旋。獲歷代傳國玉璽。相傳茲璽元順帝携逃沙漠。後遂遺失。二百餘年。牧羊者見羊三日不食。以蹄刨地。掘得之。後歸林丹汗。今得於蘇泰太后所。其文漢篆制。諧之寶四字。璠璣爲質。蛟龍爲紐。光氣煥爛。洵至寶也。云云。按傳國璽。諸書所載。其文與此不同。或者當時所製。共有數方。此特其一耳。然在德不在寶。此正毋庸深辯也。

罰銀入城

多爾袞府中姬侍衆多。皆極一時之選。每夕必須數女陪侍。始能暢意。故值出征之際。數月必一歸休。無延至半年者。雖戎馬倥傯。攻圍緊急。勿顧也。圍攻錦州之役。數月不下。朝廷乃遣鄭親王濟爾哈朗武英郡王阿濟格等往代。多爾袞急不能待。飛羽書促之。濟爾哈朗至。笑謂之曰。羣雌粥粥。待君久矣。毋教久困涸轍也。多爾袞受代後。卽騎駿馬星夜單騎馳回。蓋此馬日夜能行六百里。爲多爾袞所專備。隨從之人雖多。斷難追及也。清例凡王公大臣奉差在外者。返時須先向宮門請安。俟召見問話後。方准歸私第。

上聞多爾袞返。訝其神速。詢悉其故。乃大怒。因降諭曰。我國以武功開基。全賴諸藩諳習戰陣。征討不庭。近值東藩未靖。勁敵當前。睿親王多爾袞。竟敢溺情聲色。耽于安逸。聞出征之命。則觀望逗遛。及瓜代之期。則星夜遄返。似此喜逸惡勞。何以示後。著罰銀千兩。以示薄懲。並命人阻之於郊外。令駐居舍利塔旁三日。俟繳清罰銀後。方許入城。以抑制之焉。然多爾袞在軍。頗能得士心。其攻五里堡時。方值歲暮。一夕巡行營壘。聞士卒中有思家者。相謂曰。屈指五日。卽爲除夕。此時某嫂某妹。團坐燈前。念及遠人。當爲心碎。我倘能插翼飛回。不知若何慶慰也。多爾袞回帳。卽召謂之曰。

當此天寒地凍。矢折絃絕。汝等皆勞苦日久。值此佳節。凡有老親少婦者。著給假一月省視。限期回防。倘有譴責。吾自當之可也。全軍聞之。歡呼雷動。由是去者殆半。事聞于上。謂其有意市恩。廢弛營務。降旨切責。並由親王降爲郡王焉。

烟癖

多爾袞性嗜吸烟。傾刻不離。所吸之烟。卽今所謂關東葉子是也。雖當時屢奉諭旨勸戒。彼仍不能遵章。及後柄國。遂弛其禁。至稱爲熙朝瑞氣。每出入必使人攜烟自隨。在朝房則籠諸袖中。在軍旅則將烟管置於箭房。以是下多效之。相習成風。藩府中雖婦人

孺子無不吸烟者。又以市上所購者採製不能如法。於後圃自種烟葉。命愛妾名紫玉者專掌其事。紫玉性慧黠。思有以媚其主。乃於秋初親採嫩葉。加以香料。入室精製成餅。用銀刀切爲細縷。留以供用。其味異常芳郁。多爾袞吸之大喜。因錫名爲紫玉秋云。今市上尙存其名。但製法已大異矣。多爾袞除烟葉外。尤嗜鼻烟。此物以貢自西洋者爲佳。有大金花。小金花。及十三太保等名目。均以瓶式判其等差。第當時海舶未通。來者絕鮮。每瓶千金。猶不易辦到。僚屬中有以此物獻者。必厚加賞賚。其藏度之法。尤爲奇特。平日專派美婢二人掌管。盛以小瓶。懷之胸際。雖寢食必與俱。蓋

鼻烟收貯最難。既不可著潮。復不宜過燥。稍一不慎。卽須廢棄也。用時則倒出少許。使美人以頰承之。待其嗅畢。然後退。多爾袞烟量甚豪。日約半兩。在當日已須數十金云。

換用頂戴

清室未入關之初。諸事草創。官員服飾猶未制定。至崇德元年。始特賜在廷諸臣金頂。俾有別於齊民。又特賜額駙楊古剎宗室篇古嵌東珠金頂。其餘固山額真承政等嵌寶石金頂。然亦不過爲裝飾品。只圖美觀而已。若多爾袞及諸王貝勒。未蒙特賜。則僅戴金頂焉。迨後定鼎燕京。始由洪承疇會同議政大臣定爲九品之

制。各以色別之。多爾袞當易寶石頂時。戲擲其金頂於地曰。吾乃向爲七八品官而不知也。

薙髮非本意

滿清入關之初。西南各省多未統一。政令務從寬大。以爲招徠之計。卽薙髮一節。亦聽民自便。多爾袞初至中華。見京師文物之盛。歎慕漢官威儀。自慚形穢。頗有蓄髮改裝之意。曾著金冠。蟒玉。引鏡自照。以爲遠勝本來面目也。某日遇衍聖公於朝堂。見其已薙髮翎頂。惟初改滿裝。擁腫殊不稱體。因笑謂之曰。君家先聖章甫縫掖。周流列國。未之或改。今君作是態。先聖有知。尙認汝爲子孫。

耶衍聖公大慚。嗣聞諸路告捷。世祖諭禮部。向來薙髮之制。姑聽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也。此事朕籌之最熟。若不歸一。不幾爲異國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後。京城內外。直隸各省。限旬日盡行薙完。若規避惜髮。巧詞爭辯。決不輕貸。該地方官若有爲此事瀆進表章。欲將朕已定地方。仍存明制。不遵本朝制度者。殺無赦。多爾袞見帝意已決。乃不敢生異議焉。時有陝西河西道孔聞深者。亦聖裔也。問多爾袞戲言。意存嘗試。乃上疏謂先聖爲典禮之宗。章甫縫掖。自漢暨明。三千年未之有改。今一旦變更。恐於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所未備。應否令衍聖公蓄髮。仍復本等衣冠。統惟聖裁。

云云。惟摺到已在明諭薙髮之後。遂奉嚴旨切責。姑念聖裔免死。著革職永不叙用焉。

新官蒞任仍著明服

多爾袞所部將領。類皆身經百戰。以開國元勳自命。恃功叫囂。多爾袞不能壓服。遇有各省監司需人。卽以次命往補授。俾償大欲。第見人來自關外。類皆語言詭異。衣服奇袤。甚有短衣窄袖。腰弓背劍而往者。復以地方新定。慮遭不測。多帶護兵以自衛。所至之區。鄉民未諳外事。皆驚駭卻走。有逃徙一空者。以致各官到任後。無事可辦。有山東道員三人。見拒尤烈。將此情形歸告多爾袞。乃

令各按明朝舊制。速置本品官服。著以履任。民始甯貼。惟入都觀見時。仍遵滿洲服飾云。

納肅親王妃

肅親王豪格。多爾袞之從兄也。其福金博爾濟錦氏。貌妍麗。有才幹。歸肅邸後。以豪格爲人端厚凝重。恒鬱鬱不自得。然府中防衛森嚴。未敢有軼軌範也。會多爾袞壽辰。遍延近支諸福金格格入邸觀戲。博爾濟錦氏亦在座中。多爾袞遇之。一見目成。僞入內廂更衣。遂與亂。自是每值佳節良宵。輒託肅妃名義往迓。至必留連信宿。王固已疑之矣。一日有小婢被撻而怨。盡白其事於肅王。王

大怒。然畏攝政勢力。隱忍不敢與校。惟嚴禁博爾濟錦氏不得再履睿邸府第而已。多爾袞之好色。只圖內慾。本愛博而情不專。至是亦久忘之矣。蓋其所遇女色。乘一時之興。必百計以圖之。及既到手。則又棄之如遺。已不知凡幾矣。惟博爾濟錦氏自被幽閉。寂寞難堪。乃使人以蠟丸致書於多爾袞。曰。妾以福晉之尊。安處宮闈。本不敢妄思非分。承王爺不棄。采及葑菲。所以未能固拒者。方謂誼屬一家。可以常圖歡聚也。詎意事機不密。竟爲彼人所知。昔日伉儷已成寇仇。目前一動一靜。均使人暗中跟隨。大好香閨儼同狴犴。誰生厲階。能無心疚。惟妾身體雖失其自由。未足以苦我。

所苦者腸迴轆轤。一日思君十二時耳。不知王爺當左擁右抱。淺斟低唱時。亦曾一念及孤衾單枕中。有人以淚洗面否耶。蓋思此事終始。竊有所不能者二端。王爺富有四海。何求不得。既以情有獨鍾。而爲此干名犯分之舉。迺只圖一夕之歡娛。便思罷手。試問果何值得。况王身爲皇父之尊。手握三軍之重。叱咤而旌旗變色。嗚喑而百僚懾伏。今乃不能庇一婦人。任人蹂躪。此何理耶。豈果妾之命薄。使然乎。不如早死。免貽天下辱笑。青春不再。願王爺其速圖之云云。多爾袞閱竟。迴憶前塵。惻然動念。時適山西大同等處尙未底定。議出師征之。多爾袞乃言於朝。命肅親王偕豫親王

多鐸率兵三萬前往。因得與博爾濟錦氏重續舊好。兩情愈密。年餘。聞肅王將凱旋。妃伏枕而泣。目盡腫。誓死不肯歸邸。多爾袞無如何。復命肅王移師勦天津土寇。以爲羈絆。肅王亦心知其故。上疏請代。不許。請益餉添兵。又不許。乃大憤曰。豈欲置吾於死地耶。卽逗遛真定不進。多爾袞聞之喜曰。是加之罪爲有詞矣。因坐以貽誤兵機。命拿解入都。交廷臣嚴議。諸臣均希攝政旨。覆奏當斬。得旨免死奪爵。永遠幽繫。並革去所屬人員。多爾袞意猶未慊。命監守者窘辱之。肅王憂憤填膺。知必不免。不數日竟絕粒而死。臨終使人馳白太妃曰。我死必立遣博爾濟錦氏。毋留此禍水。致貽

滅門之禍也。至於此中冤孽。吾惟有訴諸上帝耳。太妃年已七旬。餘逢人告其事。聞者皆掩耳而走。欲訴諸宗人府。閤者麾之門外。抑鬱成疾。未久亦卒。月餘。攝政王府忽張燈結綵。鼓樂殷闐。謂將行婚禮。在廷諸臣。爭先往賀。曹署爲空。迨交拜已畢。新人出見。則博爾濟錦氏也。一時賓主酬酢。恬不爲怪。但聞歌功頌德之聲。洋溢耳鼓。真夷狄之教化哉。不數年。復有太后下嫁事。

太后下嫁

太后者非他。太宗之妃。順治之母也。以家族論。對於多爾袞爲小叔行。以國體論。則母儀天下者也。何能有下嫁之事。更何能有下

嫁攝政王之事。然而父老相傳。言之鑿鑿。且謂其中亦自有其原
因焉。太宗之崩也。世祖年方冲幼。雖遺命鄭親王濟爾哈朗與睿
親王多爾袞同輔政。而軍政大權。實在多爾袞一人之手。倘懷異
志。莫敢誰何。當時朝廷情勢。危於累卵。太后時方年少。美冠後宮。
性尤機警。知非有以羈縻而挾持之。不足以奠宗社於泰山之安。
故甯犧牲一身。以成大業。固與博爾濟錦氏之縱慾毀家。適成反
比例也。多爾袞既誕。太后之色。時以陳奏機密爲由。出入宮禁。奏
事既畢。輒縱談市井鄙事。以嘗試之。太后均持若卽若離之態度。
以相對待。一日入宮。值太后方晝寢。桃腮帶暈。雲髻半鬆。多爾袞

情不自禁。欲向御榻就坐。太后遽起責之曰。爾欲反耶。多爾袞自批其頰。具道相思之苦。太后曰。汝意吾已久悉。但彼此所處地位。非可苟焉從事者。倘始亂終棄。吾將何以爲人。若施以逼迫。惟有立死而已。若果誠意見愛者。務矢赤心。爲國馳驅。衛我母子。待天下統一之日。卽我二人因緣成就之日也。多爾袞悚然敬服。唯唯聽命。太后卽令長跪對天立誓。誓畢。太后亦自矢終不相負。多爾袞復索證物爲信。太后乃命各刺臂作血書。彼此互執。多爾袞乃退。並令自今日起。非奉宣召。不得入宮。蓋太后深知男子之戀愛。全在未償所欲時。况棄舊憐新。尤多爾袞之慣態也。自是多爾袞

奮勉圖功。精勤倍常。以冀媚於太后。間有勸其自爲謀者。皆以念及血書而止。以多爾袞之桀驁。亦可稱蓋世之雄。乃竟服貼於石榴裙下。色之魔力亦大矣哉。迨後天下既定。多爾袞屢請踐盟。至以死爲要挾。太后鑒其誠悃。不忍背之。因召順治帝至宮。泣告此事本末。並不得已締約之故。然以礙於禮制。事實上萬不可行。若欲背約。則國基未固。禍不旋踵。乃秘密設策。數日後宮中忽揚言太后駕崩。一切喪葬典禮。備極豐隆。又數日忽降內旨。以帝之乳母某氏指婚於攝政王。命擇日成禮。並發內帑數萬爲助妝之費。又命滿漢大學士二人爲之媒妁。襄辦典禮。器具之盛。無有倫比。

自宮門至府門。綿延數里不絕。綵輿所經。沿途均設錦障。禁止窺探。多爾袞則望門祇候。延入正殿。參叩畢。然後行交拜之禮。空前之大典。遂以告終。於是天下臣民莫不心知其故矣。

娶朝鮮王女爲福金

朝鮮與滿洲地勢逼近。故欲大舉伐明。必先征服高麗。方免東顧之憂。崇德元年終。太宗親統大兵征之。諸王貝勒均從。直逼王都。朝鮮王李倬遁入南漢山城。滿兵圍之數重。李倬有女曰明烟。年甫十六。明眸皓齒。能通中國典籍。而尤勇力絕倫。拔劍上馬。數百人非其敵。至是屢突圍出。當者盡靡。卒以衆寡不敵。且無後援。不

能取勝。多爾袞遙望見之。訝爲天人。下令軍中。必欲生致之。不得用砲矢。而明烟躡捷如飛。往來飄忽。無能得也。多爾袞使人致書。謂如能來投。當結爲姻好。言於我主。立即退兵。李侗不敢使女知。謂容徐圖。善待來使而遣之。會大軍力攻破其城。王及眷屬並大臣家口俱被獲。多爾袞意明烟必在其內。特令極意優待。及詳加檢視。乃大失所望。蓋明烟已率所隊千人。退保蓋城。堅守不出。多爾袞令人作書招之。謂若再不來。將殺爾父。明烟復書洋洋千言。其警動處。有大王以大加小。何患師出之無名。服而舍之。尤見兵行之以義。三軍難奪匹夫之志。四海同瞻錫類之仁。某雖荏弱女

子自慚螳臂當車。須知林總遺黎。盡願鹿銜走險。代父從征。愧對木蘭之殺敵。救親有志。姑作媿縈之上書云云。多爾藉覽之。傾倒再四。迴環展玩。無可置答。當時有見之者。謂雖後來之得史閣部書。無此躊躇也。乃言於太宗。命引國王李侖至。溫語慰藉。送之還都。嗣後各守疆宇。毋相侵犯。並願申之以婚姻。以敦永好。李侖頓首感謝。不敢抗違。退後。多爾袞遣人示意。李侖卽自陳願以幼女明烟爲睿親王備灑掃。太宗大喜。出東珠百粒。貂皮百張爲聘。乃旋。李侖歸以告其女。明烟涕泣三日。誓死不從。蓋彼曾與國人金某私訂嫁娶之約。而其父不知也。金某者高麗首相之子。美丰儀。

善技擊。長於明烟二歲。幼年時太后愛之。恒令入宮嬉戲。與明烟情意投洽。一身技藝多所指授。稍長。尤跬步不離。宮中多有知其事者。以爲他日金必尙主無疑也。至是變生意外。明烟卽欲仰藥以殉。金某阻之。以爲人生祇此須臾。吾兩人能聚首一日。且圖歡樂。一日待萬不得已時。再謀同逝。事亦未爲晚也。於是兩人蹤跡益密。李倬禁之不能。則亦聽之。幸其時多爾袞方轉戰南北。戎馬倉皇。無暇議及迎娶之事。直至明社旣移。天下大定。乃遣專使前來。定期囑朝鮮王送女入京。時明烟年已二十餘矣。李倬初猶延約。清使往返頻仍。敦促益急。且語多恫嚇。謂倘誤婚期。將移百勝。

之師。返旆東指。朝鮮以叢爾之邦。何能當此方輿之國。李侗爲宗社計。乃切責首相。使約束其子。倘明烟再不肯成行者。惟伊父子是問。首相懼。歸覓其子。則已自經死矣。蓋彼知己一日在世。則明烟終不肯啓行。而此事永難解決。上貽君父之憂。不如一瞑不視。以絕女之望。而家與國俱得保全也。明烟默會金意。毅然請行。李侗猶恐其女或生意外。使宮婢多人日夜邏守之。女笑却之曰。吾倘不來。誰能相強者。汝輩擾擾。果何爲耶。旣出國門。卽有攝政王府派來員弁。沿途護送。尊以福金禮。伺應甚謹。抵燕後卽日成婚焉。按此事情節。頗類於小說家言。然考之清史。順治七年五月。攝

政王率諸王大臣。親迎朝鮮國送來福金於連山。是日成婚。云云。則非盡出傳會可知。惟多爾袞卽於是年十二月薨於喀喇城。是相處僅七閱月耳。聞福金以在華居處異宜。煢獨可憫。陳情於朝。乞還國依其父母。廷議許之。抵朝鮮卽自築別苑。潛修以終其身云。

龔鼎孳之被斥

諸貳臣之策名清廷者。希榮干進。罔顧廉恥。無日不伺候於攝政王之門。有歌功頌德者。有脅肩諂笑者。有傾軋排擠者。趨趨囁囁。醜態百出。爭以得邀攝政王之一盼爲榮。久之多爾袞亦厭惡之。

某次給事中許作梅御史王守禮等交章劾奏宏文院大學士馮銓。本係奸奄魏忠賢黨羽。其子復有賄賂當道謀充中軍情事。請與其黨禮部侍郎李若琳同時罷黜。並將馮銓父子肆諸市朝。交刑部鞫問不實。擬言官反坐。多爾袞乃傳集大學士向各官逐一親訊。並謂諸人曰。爾科道何仍蹈故轍。陷害無辜。時龔鼎孳方爲給事中。卽越坐僂言曰。馮銓乃黨附魏忠賢作惡之人。現有明證。固宜究辦。銓曰。忠賢誠爲不逞。但以較陷害君父。荼毒生靈者。似尙有間。鼎孳投順李賊。曾任北城御史。應得何罪。多爾袞以問龔。龔曰。然誠有是事。但古來歸順興朝者甚多。何止鼎孳一人。賢如

魏徵亦曾歸順唐太宗。多爾袞曰：人必自立忠貞，然後可以責人。鼎孳自比魏徵，以李賊比唐太宗，可謂無恥之極。此等朝秦暮楚之徒，亦欲侈口論人耶？可速歸家閉戶，縮頸靜坐，以冀得免人言可也。此後倘敢妄擬是非，混淆觀聽，定予重懲不貸。遂顧左右斥出之。

邸第之建築

清既定鼎，乃命爲攝政王建府第於地安門內，圈佔民地四百餘畝。限期興遷，特派大臣四人爲之督工，極土木之壯麗，其規模全倣大內制度。有大殿四，雕梁畫棟，覆以琉璃。其餘曲室阿房，崇樓

傑閣殆以千計。入者皆迷惘不能出。所需木石材料。皆派專員採自閩贛。役夫輦運。水陸騷動。凡裝載材料之舟車。謂之貢差。貢差所經地方。文武皆須親出護送。沿途拆毀橋梁。剗平廬舍。不可勝計。押運員役。藉是需索。贓私纍纍。無敢過問。其挾帶私貨逃免關稅者。猶爲分內事也。稍有抗違。禍卽不測。有司皆兢兢業業。但盼其早日出境。卽互相慶賀。如釋重負。雖自來辦皇差。無此嚴厲也。當時有見其報銷冊者。計是役共用去各種彩畫顏料九千六百餘桶。油漆各十萬斤。銅鈹鉸鏈釘頭七萬餘担。他物稱是。共支內帑不下千萬。役工千人。日夜督趨。三年然後成。亦可謂巨觀矣。惜

多爾袞移入後。居未一年卽逝。言者交章劾奏。兼及是屋逾制事。奉旨併其家屬逐出。不准居住。封錮數年。鞠爲茂草。可勝華屋山邱之感哉。

攝政王之威權

多爾袞之爲攝政王。其威權之盛。直如皇帝。非如宣統時之攝政王。但解鈴章畫諾已也。府中設有六堂。均派專員辦事。與國家之六部相頡頏。其實權殆尤過之。每晨羣臣入朝。皆須先至府第。秉承意旨而後行。凡攝政王一言既出。卽爲法令。某事之應賞應罰。某人之應陟應黜。直稱令旨而行。不必更待上諭也。內外臣工章

奏均須另備副本啓攝政王。王直以己意逕自批答。卽交內閣遵行。不必更徵皇上同意也。質言之。蓋天下祇知有攝政王。所謂皇帝者。但備位主祭而已。各省督撫貢獻方物。皆以其上者奉王。而以次者進御。而江西巡撫某所進磁器。貢使偶不經意。誤爲劄置。當時未及覺察。年餘多爾袞入宮。見御前杯皿有署臣某進者。花式遠勝己物。始追論其事。某官幾遭不測。貢使竟以驚悸病死。山東撫署延有繕寫章奏之幕友二人。其繕啓者月修千金。繕摺者月僅五百金。亦可見當時內外之心理矣。府中所設六堂。惟吏兵二處事最繁。門常如市。有停車三日而不得壹見者。主其事者爲

內閣學士張某及候補侍郎王某。蓋當時國家新造。官僚無資格之可言。凡熱中躁進者。靡不奔走夤緣。祇得攝政王令旨。即可由白衣而坐致監司。張王二人。又復從中舞弊。納賄招權。無所不至。某官某缺。均懸有定價。但須納貲及格者。卽授之。不必問其人之賢否。且亦不暇與面談也。後張奉諭擢升吏部尙書。賀客盈門。而張顏色轉戚。遲遲不肯履任。蓋以官階論。固屬超遷。而論其金錢之收入。則不如遠甚耳。又有戶部侍郎趙開心者。立朝侃侃。遇事敢言。順治帝極愛重之。後忽久不入朝。一日帝臨朝。問左右曰。趙侍郎安往。何久不來面朕耶。內侍跪奏。已爲攝政王因事降調之。

矣。帝乃默然。

阿達禮等之擁戴

當順治之初立也。內外擾攘。人心未定。多靈郡王阿達禮方自甯遠歸。中途得訊。兼程併進。迨抵都門。時已夜半。乃叩睿親王府請見。多爾袞方與其寵姬飲。已半酣矣。遣人却之。阿達禮詭言有軍事密報。多爾袞不得已見之。阿達禮遽長跪呼皇上。多爾袞曰。汝醉耶。阿達禮曰。王非太祖之子乎。太祖當日南征北討。出九死一生。始克有今日之基業。此時太宗晏駕。惟有功者始克居之。況明朝未滅。羣雄角逐。事機一髮。瞬息卽逝。彼乳臭之兒。指順治有何功德。

敢居王上乎。王如卽正大位。我當竭力輔助。天下不足定也。多爾袞已醉。卽漫應曰。容徐圖之。阿達禮謂王已允。卽出告固山貝子碩託曰。我輩連年苦戰。何時得休。今有不世之勳。唾手可得。願與君共之。因以所謀具告。且囑其向內大臣圖爾格及御前侍衛等處疏通。以免臨時掣肘。碩託亦欲邀功。驅車往見圖爾格。一面卽遣吳丹徑報多爾袞曰。內廷已布置妥貼。王速預備登位。時諸人所忌憚者。獨一禮親王老成持重。朝廷倚以爲安。方以足疾在告。阿達禮碩託乃以視疾爲由。登牀耳語曰。衆已定議立睿王矣。王不宜自後。請簽名。禮親王不動聲色。陰使人監視二人。力疾往見

多爾袞。知事已決裂。卽與禮親王同出白其事。阿達禮碩託坐擾亂國政。訊實伏誅。

鄭親王之反覆

鄭親王濟爾哈朗本與多爾袞同受輔政之命。及多爾袞大權獨攬。始終唯阿取容。冀保祿位。不敢有所匡救。甚至以多爾袞之專擅爲未足。而逢迎之。某年奏謂皇叔攝政王功冠古今。德高賢聖。每膺爵賞。屢示撝謙。現雖賞罰等於朝廷。而體統尙未臻隆備。宜令羣臣會議以聞。諭飭遵行。於是禮部會同王大臣等議定尊崇之禮十條。(一)部院文移公牘。遇攝政王名俱敬避。嫌名敬闕末

筆。(二)書寫皇叔攝政王字樣俱單抬。(三)攝政王轎用杏黃馬用黃繮。(四)攝政王入朝道路均用黃土鋪墊。(五)經過處所臣民均須避道。(六)入朝時滿洲舊臣自大學士以下均須跪迎跪送。(七)攝政王朝服用五爪金龍四條。(八)攝政王居室門窗概用硃漆。殿用九陛。上覆以琉璃瓦。(九)攝政王府加添內監八人侍衛十六人。(十)三品以下文武各官入見時須先逞遞簪牌。(十一)三品以下滿洲舊臣應對時自稱奴才。次日多爾袞入朝。滿臣皆匍匐道旁。漢臣見之未敢獨異。亦有隨同下跪者。多爾袞辭不敢當。因命迴輿避之。乃轍去。第五條。迨後多爾袞既敗。鄭親王

首先率同諸王大臣合詞上奏。臚列攝政王僭妄專權多欸。請從嚴處治。不留餘地。前後竟判若兩人焉。

蘇克薩哈之首告

蘇克薩哈者。睿府近侍中之最被寵信者也。初本一滿洲無賴。以善養鳥著稱。豫親王薦之於多爾袞。便佞善媚。未久遂大見信任。凡多爾袞有密謀。諸人均屏退。獨蘇克薩哈得留侍在側。以故諸大臣咸敬禮之。所居戶外車馬常盈。大陵河之戰。多爾袞軍敗績。護衛者均奔竄逃生。獨蘇間關相從。遇救得免。多爾袞益禮重之。許爲忠樸第一。蘇益肆無忌憚。招權納賄。不數年坐致巨富。有言

宜少斂抑之者。多爾袞正色斥之曰。若輩當差清苦。從我數年。何不可少調劑之耶。後遂無敢言者。順治七年。隨攝政王獵於邊外。王有疾卒。時惟蘇及某姬在側。乃互相勾串。僞稱奉王遺命。給與莊田各二百畝。住宅一所。以爲養贍之資。且催撥甚急。府中上下均知必無是事。欲治以誣妄之罪。送官究懲。蘇克薩哈大懼。乃與詹岱穆濟倫謀。先赴通政司首告。攝政王生時。不令人知。備有八補黃袍。大東珠。素珠。黑狐。獬子。又欲率兩固山駐永平。謀篡大位。會出獵。未往云云。並請自繫有司。如有一字虛僞。願甘反坐。事關上命。廷臣會鞫。按驗盡實。又於府中搜出其他御用之件甚多。及

珍異之品爲內府所無者。廷臣覆奏。應以叛逆論。順治帝乃擇期謹告天地宗廟社稷。藉所屬家產人口。養子多爾博。女東莪。均給信王爲奴。罷其本身及母妻。追封撤廟享。停恩赦。蓋其時方封攝政王母爲孝端文皇后。攝政王追尊成宗義皇帝。妃爲義皇后。同祔太廟。禮成。恩赦天下也。當時詔語有云。當朕躬嗣服之始。謙讓彌先。迨王師滅賊之時。勳猷懋著。闢輿圖爲一統。攝大政者七年。至是未及半年也。

改稱皇父

順治五年十一月初八日冬至。大祀天於南郊。始定以太祖配天。

並追尊太祖以上四世祖妣。俱加帝后之號。遣官祭告。禮成。覃恩大赦天下。並加皇叔父攝政王爲皇父攝政王。凡進呈本章旨意。俱改書皇父攝政王字樣。此等空前絕後之尊禮。爲歷史所未覩。宜乎民間議論紛起也。

與豫親王多鐸之關繫

多爾袞於諸昆季中。與豫親王多鐸感情最洽。多鐸爲人狠戾。自恣。尤無顧忌。卽入關之初。率師南下。攻圍揚州。怒其固守。破城之後。屠城十日。殺人無算。漢族至今忿恨不忘者也。多爾袞倚爲腹心。事必諮商。當太宗賓天時。覬覦非分。以己之資望不足。慙患多

爾袞自取大位。多爾袞雖不敢從。然未嘗不心韙其語。及爲攝政王。遂黜鄭親王家居。而以諭旨封多鐸爲輔政叔。同秉大政。於是天下事惟所欲爲矣。多鐸嘗笑其兄爲懦弱寡斷。不足有成。所爲專擅諸多陰助之。多鐸三十六歲卽薨。多爾袞方征大同。行次居庸。聞訃。星夜馳回。臨喪大慟。命三軍均縞素。嘗謂人曰。今後吾失左右手矣。

錢謙益之見誚

多爾袞最惡漢人。士大夫每遭侮辱。對於前明舊臣之歸順者尤鄙踐之。亦諸人之脅肩諂笑。有以自取也。南都旣下。王鐸及錢謙

益等率諸臣迎降。多爾袞遇諸朝堂。輒頤指氣使。奴隸蓄之。錢謙益妄冀大用。希旨承顏。尤爲無恥。一日多爾袞方俯閱公牘。忽思吸烟。侍僕均他往。連呼來來。無應者。錢聞疾趨而進。爲之裝烟。燃火。俟其徐徐吸畢。復進第二筒。多爾袞乃微舉其首。見之詫曰。乃汝耶。爲之一笑。錢出逢人必告。自以爲生平無限榮光也。又故明朝參之儀。兩掖門外。有東西兩廊舍。爲各官待漏之地。嗣爲闖賊焚燬。清初未及建也。一日早朝。忽遇暴雨。諸人均走避。錢知攝政王將至。獨立泥濘中。屹然不動。衣帽淋漓。遍體盡溼。未幾多爾袞乘輿而來。見狀大笑。詢以何不走避。錢莊容對曰。王爺方冒雨勤

勞。臣某何敢偷耽安逸耶。多爾袞曰。蒙君盛意。媿不敢當。但汝何不云福王夫婦棺柩尙在暴露。屬在舊臣。未忍卽安。不較得體耶。錢大慙。

改葬明思宗

崇禎殉國。棺柩已爲李闖藁葬城南。多爾袞特命駕臨觀。撫掌大笑曰。汝亦有今日耶。范文程以目示意。乃無語而返。范曰。自古興朝必爲勝國之君發喪。崇上諡號。以昭帝王之度。況明朝爲闖賊所逼。國破君亡。我朝兵以義動。爲之報復。尤不可示人以不廣。多爾袞曰。明我世仇。今日我方得志。豈猶畏彼耶。范曰。此舉爲成敗

所關。天下觀瞻所在。所以維繫新附之人心者。卽在於此。王奈何惜此虛榮。而不一行之乎。多爾袞乃無言。范遽起命禮曹爲思宗易梓宮。備儀衛。議諡號。並自爲文紀其事焉。

不知殉國爲何物

明鼎旣移。一時殉難之多。爲前代所未有。自士大夫以至齊民婦女。賣菜傭。無慮數千人。地方呈報日有所聞。多爾袞一日顧謂僚屬曰。易姓改物。國之常理。爲臣子者。惟當隨分而安。鑿飲耕食可矣。何爲紛紛然以性命相博。豈果活得不耐煩耶。抑吾大清少此數人。便不能立國耶。時有前明舊臣馮銓等在座。乃起立對曰。明

自洪武開基。養士三百餘年。日惟以忠義二字愚黔首。人心受其浸漑既久。故一時激於義憤。至欲捐軀以博千載之名。今王惟有撤局不予探訪。則此風自戢矣。多爾袞曰。然則若君輩皆未爲所愚者也。豈不在養士之列耶。馮等默然。多爾袞復曰。至於吳三桂之屢獻密計。誓絕明宗。吾誠不解其何心。豈亦爲朱家三百年養士之報耶。有殷某者。鼎革時爲山西布政使。聞難卽自投於河以殉。遇救復甦。後亦策名清廷。頗以廉幹稱。當日亦在座。多爾袞笑問之曰。汝當日果何所見而死。後來復何所見而仕。何前後判若兩人耶。殷曰。吾前者聞報不意明社遂墟。以爲尙有轉機。吾一死

既可博千載之名。復可冀朝廷優卹。妻子不至凍餒。及既遇救。知大事已去。則徒死無益。又聞聖主在上。賢王輔之。日月重光。自負微才。不甘廢置。今蒙錄用。於願已足。迴首前塵。殆如隔世。甚願王之矜宥也。多爾袞喜其言直。謂有幹才。不數月。卽擢山西巡撫。嗚呼。當時之議論如此。宜乎二百年後。宣統遜位。効命者竟如鳳毛麟角也。

非牛不飽

多爾袞既貴爲皇父。幾於玉食萬方。然每餐雖窮極珍羞。羅列盈案。恒執箸躊躇。謂不能下嚥。家人窮於計。雖庖人屢易。未能得適。

口之方也。後有點者。投府自言能諳王食性。惟月給三千金。祇供王一人之膳。所需何物不必問也。卽召試之。鼎俎既供。多爾袞果稱美者再。乃命加賞千金。後竟非其所烹。食不能飽。人皆怪之。往視其庖。則亦初無他長。惟每晨殺一牛。取其精肉及油髓。儲以待用。凡他人用豕之處。彼悉以牛代之。卽烹他肴。亦必漉以牛油。甚至有燃牛骨以當薪者。故其庖廚之間。腥膻四溢。他人均不可嚮邇。而多爾袞則謂美不可言。蓋其生長游牧之地。朝夕所食。除牛羊外無他物。習與性成。他肴雖貴不能奪其美也。又多爾袞每日晨起。必飲牛乳一巨碗。居恒卽以此爲飲料。其餘惟貴客至始

一供之。一日錢謙益來謁。命進酪茶。卽有侍者捧銀瓊金璫而出。潔膩如脂。錢起立敬受。膾味刺鼻。強飲一口。幾欲出而哇之。多爾袞見之大笑曰。南蠻子無福消受此美品也。

殘殺婦孺

多爾袞性極殘暴。凡其統兵所破城邑。無論軍民必盡屠之。而後快。所殺降卒及無辜平民。不可以數計。征西總兵任珍陣獲敵將四十九人。自陳願爲我用。任珍奏請進止。多爾袞大不謂然。卽以諭旨申斥。謂抗者被獲。尙加撫養。誰肯先降。所奏甚不合理。足見該總兵懦弱無能。諭到卽著斬訖回報。並將此諭傳知各路總兵。

將領知之。又姜瓖既據大同。屢降屢叛。初命固山額真巴顏等載紅衣大砲赴軍前。向城轟擊。附郭人民廬舍牲畜被燬無算。又使別隊攻潞安榆林二州縣。賊已他遁。乃盡搜是處居民。無論老幼婦女盡馘之。以爲獻捷之計。復使人諭姜瓖速降。當恩養如故。姜瓖奉書謂爲臣一身富貴計。非不願降。特兵民憤怒。恐一出卽遭慘戮。相約矢志固守。臣亦不敢違衆。乞開一面之網。明指一全活之路。否則臣惟率衆以俟。不欲再望赦宥矣。多爾袞覽啓大怒。不復遣使。命端重親王博洛敬謹親王尼堪率大兵兩路圍攻。大同民知出必不免。悉力抵禦。壯丁不足。繼以婦女。糧械並絕。迄無貳

志相持年餘不能下。多爾袞亦慚懈。乃還京師。而令英親王統兵駐守。未幾大同內部忽生擾亂。總兵楊震威殺姜瓖並其兄姜琳弟有光。持首級來獻。大兵始得入城。多爾袞聞捷。卽馳諭英親王。卽楊震威一家眷屬。及所部兵丁外。凡在城內之官吏兵民。無少長悉行屠戮。無留子遺。並將大同城垣撤去五尺。永不准修復焉。

徽號

多爾袞初薨。章皇帝尊崇備至。特派親王大臣四人爲之經營喪葬。一切皆如帝者之儀。並下詔曰。太宗文皇帝升遐之時。諸王大臣擁戴皇父攝政王。堅持推讓。扶立朕躬。今以疾上賓。朕心摧痛。

中外喪儀。合依帝禮。嗚呼。恩義兼隆。莫報如天之德。榮哀備至。式符薄海之心。當命禮部恭擬徽號。追尊攝政王爲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廟號成宗。並命修山陵於遵化。功未及成。而事敗矣。

格格東莪之艷史

多爾袞無子。祇第六妃瓜爾佳氏生一女名東莪。貌美而性慧。多爾袞絕愛憐之。自幼令作男子妝束。延師課讀。十四卽工吟咏。性尤溫婉。雖生長貴冑。絕無嬌縱之習。其視富貴泊如也。某年值多爾袞生辰。延喇嘛四十九人。在東城護國寺降經旬日。以爲祈禱。

東莪隨母詣寺叩祝。車騎風馳。侍從雲集。迨抵寺門。有士人陳某。趨避不及。乃雜輿夫中。竊一窺視。望見東莪。儀態萬方。神魂俱奪。只以分隔雲泥。不敢作非分想。然結轡之情。固亦不能自禁也。次日凌晨復往。出白金十兩。爲寺僧壽。乞伏廂隅。冀於窗櫺中一窺秀色。僧允之。戒其勿得警欵。再三叮囑而得去。晡時東莪果復來。叩拜已出。黃袱取香牌。忽憶牌上忘書字。因問僧。寺中有能端楷者否。僧以士對。卽喚陳出。陳此時如奉丹詔。綸音趨伏殿上。自陳願奉命。東莪命具筆硯。而陳此時驚喜交集。受激烈之感觸。執筆戰慄。至不能成字。東莪笑慰之曰。秀才休恐。此香牌至經畢始用。

緩緩書之未晚。並命左右具茗。令就階下坐。詢以家世甚悉。陳具言爲河南固始縣人。祖父俱官縣令。已亦前明某科舉人。因候試在京也。東莪見其丰度嫺雅。書法秀整。甚注意之。命於次日來府。晉謁。蓋滿洲風俗。大家閨秀無不落大方。本不禁與男子周旋。不必定有曖昧事也。况東莪以攝政王郡主資格。府中本置有掾屬。亦欲置陳於記室之列也。明日陳至。卽命移行囊來。優予膏火。終日無所事事。惟聞與東莪詩詞倡和而已。日久漸通情欸。月夕花晨。戀愛綦篤。雖未明訂婚嫁。然已無他人能間之矣。蓋是時尙無滿漢不准通婚之例。如吳三桂之子應熊。曾尙太宗第十四女。

固倫公主是也。然以攝政王之貴盛。萬無納一寒士爲東床之理。是以未敢明言。會有蒙古某台吉以年班來朝。慕攝政王之勢力。又艷東莪貌美。乃竭力運動求婚。冀得達目的。而歸長宗盟。多爾袞亦素知其富饒。且欲藉是以結內蒙之心。使爲己用。遂言於太后。竟得指婚焉。東莪聞之。涕泣數日。然以迫於君父之命。惟有自嗟命薄而已。某台吉則趾高氣揚。出入攝政王邸第。復乞得內大臣。留京當差。裘馬麗都。招搖衢路。婚有日矣。而多爾袞事敗。東莪以罪人之女。奉旨給信王爲奴。某台吉恐被嫌疑。上疏自請離婚。得旨嘉許。卽日回藩焉。陳生者自聞東莪指婚之命。卽已辭出王

府復恐罹禍。星夜出都。不通音問者年餘矣。至是聞東莪辱在信邸。不勝滄桑之感。曰。苦我玉人矣。冀得一面。以相慰藉。死而無悔。乃飾爲青衣。投信王府自効。第侯門深邃。苦無機緣。僅於他僕處詢得東莪在府無恙而已。會逢歲除。信王福金例須入覲。中夜升輿。燈火中見有執唾盂隨轎後者。似係東莪。苦難通詞。正倉皇間。東莪亦遙見之。俯首拈帶。涕不可仰。知果不謬。幸他人無見者。然轉瞬間已隨大隊去矣。晚間陳歸後。方躑躅室中。苦乏通函之術。忽聞戶外彈指聲。啓視則一少年掩入。方愕顧間。少年遽脫其帽。諦視則東莪也。蓋深夜外出。恐見者駭怪。故作男子裝束。以掩人

耳目。陳至是不知所措。滿腔言語。不知從何說起。東莪曰。離別未久。君何至是耶。陳曰。吾特爲卿來耳。因具道所以改裝入府。及一載相思之苦。東莪曰。今日君勿爲妾弔。當爲妾賀耳。倘非迭遭事變。則此身早歸彼。安能復見君耶。陳亦喜曰。吾今日始敢言愛卿矣。以卿之故。雖終身奴隸。亦所弗恤。東莪曰。何至是。妾雖被沒。頗蒙王妃顧念。同枝加以優禮。闢居一室。身體亦得自由。祇於朝廷有大典禮時。一執賤役而已。且聞吾父之事。功多罪少。朝臣皆爲訟冤。想不久可得昭雪。妾亦不致鬱鬱久居此。至於君前程遠大。宜速他往。此間萬不可久留。倘不忘昔日之情。後會正自有期。

也。妾此時冒險來此。卽須速返。且可一不可再。君卽久留於事無益。徒亂人意。望自珍重。妾去矣。陳尙欲有言。東莪已携帽而出行。未數步復返曰。君在此何名。請速告我。陳曰。府中只知我名王貴耳。東莪頷之。遂去。陳追憶東莪言。進退不能自決。數日後忽見執事房貼有條示一紙曰。僕人王貴。年少好嬉。應卽斥逐。毋得逗遛云云。祇得襆被而去。蓋東莪知陳尙戀戀。恐易召禍。故設法斥去之。使早尋自立之方也。陳悟其意。感激發憤。重理故業。次年開科。遂成進士。入詞林。未幾信王以東莪年事漸長。許其釋出自由擇配。陳乃遣人迎歸。偕伉儷焉。

挾制皇帝

世祖年事漸長。多爾袞遇事仍徑情自遂。略不關白。世祖意不能平。王大臣多有乘機進言。上宜早親大政者。世祖貌雖謙遜。心頗然之。多爾袞一日朝罷。遽入宮廷。盛氣謂皇上曰。上亦知此位何自來耶。當太祖賓天時。諸貝勒或勤勞國事。出征在外。或年齒幼稚。尙在襁褓。傳立遺命。孰曾聞之。而高皇后葉赫納喇氏。遽與一二親近大臣。謀立太宗。證以太祖平日所鍾愛。當不其然。諸貝勒當時所以無異詞者。以吾爲之調劑其間也。今天下統一。而皇上乃得繼承大位。坐享其成。余倘一宣布其事。恐諸親王俱不甘默。

爾而息。天下事未可知也。爲皇上計。樂得暫享眼前清靜之福。以求傳之奕葉。奚事妄生不足之念耶。世祖默然。左右聞者俱爲股慄。多爾袞乃悻悻而出。

殺太醫四人

多爾袞內專大政。外總師干。常患不能兼顧。輒與其弟德豫親王迭爲行守。以期呼吸相應。免生意外之虞。多鐸年三十六。忽出天痘。勢甚危劇。上遣太醫四人。日夜趨侍。已有轉機矣。太醫戒以百日內不可御女。犯者不能救。多鐸姬妾甚多。自以業經康復。不能堅持。竟入寵姬室。次日復病。雖參苓雜投。已無濟矣。多爾袞既至。

悲痛之餘。憤無可洩。索觀藥方。謂諸醫侍奉不謹。俱殺之。

多爾博之驕縱

多爾博本名扎布圖。亦某覺羅子。略解騎射。屢從征有功。官至固山。而爲人粗鄙任性。剛愎敢爲。多爾袞喜其似己。養爲子。賜改今名。從居京師。恃攝政王勢。睥睨一切。儼然以皇子自居。凡多爾袞所不敢爲者。而彼亦悍然爲之。略無顧忌。多爾袞嘗與廷臣議論齟齬。退朝不樂。多爾博方侍在側。詢悉其故。遽舉手作勢曰。何不徑殺之耶。嘗乘駿馬遨遊街市。從者塞途。行人皆避易。一日遇步軍統領於道。從者告以例須迴避。多爾博大言曰。彼爲吾家所置。

官敢奈何我耶。竟掉鞅而過。從者逾時始能追及。猶恨恨曰。他日待吾襲位。將取若輩盡縛諸菜市。看彼尙敢耀武揚威否耳。性好漁色。酷似其假父。後房姬妾甚衆。率皆娶來數日。輒厭棄而幽閉之。一日奉差至涿州。見有娶婦者。鼓樂殷闐。多爾博聞其婦美。遽使人要截於路。而自娶之。婦固貞烈。抗拒不從。以首觸庭柱而死。其夫聞之亦憤恚自經。兩家父母控於官。畏其勢焰。不敢置理。尤喜男色。與肅親王子富壽同狎。一優伶名娛雲。固當時之翹楚也。登場一曲。賞賜盈千。都下裙屐爭集大門。自多爾博嬖之。諸人乃均屏跡。獨富壽不甘退讓。二人復互侈豪奢。故富壽有所餽贈。

多爾博聞之。必倍其數。娛雲因是致富。一日富壽挾之飲於某氏別墅。多爾博亦命人召之。富壽固不肯放。多爾博大怒。令其爪牙率衆往劫。富壽亦集無賴多人抵禦。至相奮鬥。互致夷傷。娛雲卒爲多爾博所得。載與俱歸。乃出貲萬金爲之脫籍。藏之府中。每於得意時。謂人曰。富壽有母。尙不能保。〔謂多爾袞納博爾濟錦氏事〕。况敢庇護一雛伶乎。聞者深爲不平。而無如何也。厥後攝政王得罪。多爾博竟撥信邸爲奴。而朝廷憫念肅親王之無罪被陷。特封富壽爲和碩顯親王。頃刻之間。炎涼頓異。富壽思有以報復之。特命置酒信邸。旣酣。命召娛雲來。與之疊膝而坐。淺斟低唱。而

令多爾博立侍筵畔。執榼行酒。娛雲追憶往事。歌不成聲。多爾博則恬然不以爲忤。故論者不譏富壽之已甚。而轉笑多爾博之頑鈍無恥焉。

掃地夫之言

王二者。攝政王府之司糞除者也。人極愚蠢而戇直。在府中執役有年。王府既遭籍沒。諸僕皆星散。王二亦他往。人以其愚直。喜就詢舊日瑣事。以資談助。據云。府中若彼輩共約五六千人。各有派定之一部分。凌晨洒掃。不得推諉侵越。府中另有數處。終年鎖閉。爲彼輩足跡所不至。倘不知禁例而誤犯之。卽有性命之虞。有所

謂金姑娘銀姑娘房者。乃巨廈二楹。不知何人所居。亦未見有人出入。至夜則有多人擊柝邏守。又有所謂大將軍二將軍室者。防守尤嚴緊。夜無燈火。但逢每月朔望。攝政王必親往拈香。他人不得從。又後園側畔有小屋兩間。四面均砌以巨石。中留戶牖。人跡罕到。夜靜時聞內有銑索銀鑼之聲。或悲歎聲。究不知何故。曾有同伴劉姓者。乘無人時。潛往窺探。詎相去未數武。足已陷入窰中。駭極狂呼。爲執事者所聞。遽命拖出杖殺之。從此無人敢冒險矣。後有知者。謂所謂金姑娘銀姑娘房者。乃藏黃白物處也。所謂大將軍二將軍室者。乃儲紅衣礮處也。獨石室中所錮何人。則至今

無人能知矣。

五斗大之盔

太祖身材魁梧。勇武絕倫。於諸子中。相傳最愛多爾袞。謂其英武之略。偉大之概類已。太祖死後。有遺盔一。大能容米五斗。惟多爾袞能帶之。太宗因而賜之。滿洲故例。先王遺物。見之者輒下三跪九叩首禮。卽太宗亦然。多爾袞臨陳。常帶此盔。以炫示諸將。一日太宗至軍。多爾袞不及卸。下。遽向之行禮。故例以先王遺物。如見先王。不能答禮。只得覷然受之。太宗以其出於有心恨之。嗣爲多爾袞所聞。托言先王所遺。宜存國庫。遂上獻。

鐵弓小佛爺

滿洲人以弓馬擅長。自少必習弓馬。太祖於諸子訓之獨嚴。多爾袞之臂力不亞於太祖。太祖所常用者爲一鐵弓。長約二丈。闊約三寸。每發一矢。多則貫十餘人。少亦六七八人。明軍遇之。輒相驚而呼曰。鐵弓爺又來矣。遂爾譁潰。多爾袞亦用鐵弓。而式樣較小。發矢尤爲靈便。軍中人呼爲鐵弓小佛爺。

牧齋之逢惡

下嫁一事。太后本有所不願。多爾袞亦憚於清議而不敢遽行。是時牧齋適長禮部。因與侍郎某某力贊成之。歷引遼金諸王故事。

并言盛德如舜。尙以同姓爲昏爲美談。禮順人情。何所施而不可。多爾袞惑之。乃下其議於廷臣。廷臣亦唯唯諾諾。不敢有一異詞。至所行儀注。本無前例可引。牧齋乃引經據典而爲之。事成得賜萬餘金。太后亦有手製荷包之賜焉。

楹聯之調笑

下嫁之日。廷臣之往賀者。率撰有頌詞。及楹聯。親親貴貴等詞。溢於紙上。一日接得一聯。展視之。則紅羅帳中。無限恩情呼嫂嫂。黃泉路上。有何面目見哥哥。二十二字也。多爾袞爲之失色。旣而探知送聯之人。亦滿洲中之矯矯自好者。多爾袞恨至切骨。因撫拾

其他事誅之。子妻入府爲奴。虐待之。至於無人理。

一字直千金

下嫁詔書。爲牧齋手筆。典麗。僑皇約二百餘字。一時廷臣爲之閣筆。太后手持東珠四顆。賜之。謂之曰。此四珠。值金四十萬。卿所作。不幾一字直千金乎。當時傳爲佳話。

食癖之奇

滿洲名臣中。有海蘭察其人者。勇悍無匹。嘗隨阿文成公桂出征。屢建大功。一生只佩服文成一人。其食癖之奇。不食米麥。專食毒蛇惡虺等物。一夕能御女百餘人。不知多爾袞亦具此癖。口涎所

唾。覺有腥氣。近之者。至聞其氣而輒嘔。海蘭察生時。相傳爲多爾袞之後身。至其傲很之性。亦復相同。當時傳以爲異。

吳三桂之乞師

李自成陷燕京。莊皇殉焉。吳三桂爲之縞素發喪。遣使乞援於清。清諸王皆不欲。曰。漢人無信。終必忘恩負義。且金遼之已事可鑒。雖得中原。何益於我。多爾袞獨奮然曰。山海關之險固。我屬攻之。而不拔。今乃開關以延我。是天賜我以中原也。天與不取。必受其殃。遂起師。

吳三桂之畏王

清師入關後。吳三桂入見多爾袞。延待甚厚。三桂退而語人曰。清之諸臣。易與耳。唯多爾袞。面有神威。望之儼然。自是佐命不世出之英明之舊物。其猶能望其光復乎。由是屏息帖伏。聽其指揮。

留意文事

多爾袞於諸王中。最爲風雅。戎事旁午之中。輒手一編。以自遣。唐宋名家之詩。頗能背誦如流。一日太祖見而責之曰。我家世代相傳。以武功起家。汝奈何學佔畢小儒。自趨於文弱。多爾袞正色以對曰。漢臣陸賈有言曰。得天下於馬上。治天下可於馬上乎。願父皇萬幾餘暇。留意文事。太祖偉其言。由是不之禁。

願向君王乞愛卿

多爾袞入關後。功高望重。有勸其乘時以獵取大位者。輒笑而不應。良久乃曰。我之奢望。有甚於九五之尊者。常誦歸來不願封侯印。願向君王乞愛卿二句。不去口。識者早有以知其意之所在矣。

殿板金瓶梅

清代明而有中夏。向有滿洲文字。每強漢人使習。漢人有所不願。多爾袞卽獻議曰。漢人癖嗜裨官小說。而於淫書尤甚。宜多刊小說淫書發售。一面刻清書。一面刊漢文。以便互相對勘。庶幾學習亦有基礎。當時消行。以金瓶梅爲獨多。至康熙時而停止。旋即下

詔消毀。吳興某富翁家。曾藏一部。秘不與人觀。圖爲當時某名手所繪。精細不減仇十洲。今爲子孫賤價零售。殊可惜也。

自比諸葛亮

多爾袞喜讀三國演義。用兵之略。嘗自比諸葛亮。且言曰。先主永安之逝。以禪付亮曰。孺子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君自取之。今我殫竭心力。輔幼主以入主中夏。亦效諸葛之鞠躬盡瘁。不負先帝托孤之意耳。既而又曰。我功似比諸葛爲大。諸葛一生不能滅吳吞魏。僅得守其益州一隅之地。出師北伐。勞民傷財。不再傳而卽亡。我則以異族而主中夏。漢人不敢有二心。又不自居以畀幼姪。

如此盛德。不又可比諸負屨之周公耶。

待師優渥

多爾袞性情倨傲。而禮待文士。又極周摯。一日求師於益都馮相國。相國薦江南老名士江人鏡。江固應試入京。落魄不第而不能歸者。多爾袞詢館穀若干。益都答以窮困餘生。得以糊口足矣。一切當惟王所命。多領之入邸。後與多極契洽。不獨飲饌豐盛。卽四時衣服。亦供給悉備。每月接到家中。一百金之收據。江亦心滿意足。三年後。請假歸省。多爾袞檄飭沿路地方州縣。爲之照料。供張接待。有如督撫。至家則門庭園囿。已非故有。家中僕從如雲。隨有

司帳人將冊藉呈上。閱之。則代置良田三千畝。市房若干所。某典某錢肆。均注於己名下。驚喜過望。入都謝多。多曰。是區區者而可言謝乎。先生之教誨臻至。我家受賜已多。深懼無以爲報。先生性又高尚。屈以一官。知非素志。故不敢相辱。然得此區區。先生晚境亦足以小康矣。始終優待不衰。

順治之入五台山

清順治之入五台山爲僧也。裨官小說中。盛言其爲董妃而然。中華書局之紅樓夢索隱。尤引證天然言之鑿鑿。不知其別有隱衷也。太后下嫁之時。年尙幼小。無識無知。迨長。與諸親貴言。極引以

爲恥。一日太后慶宴。謂之曰。汝莫輕視此神器。因頌言多爾袞入關之大功。順治聞之。勃然不悅。曰。此種齷齪皇帝。我不願做。由是不歡而散。越日微服出宮。不知所在。遂相傳爲入五台山披薙云。

薙髮之令

薙髮之令下。漢人多不願爲之。因此而致死者。不下數十萬人。今之待詔擔上。有旗竿一支。相傳逢人之長髮者。迫令其薙。不從。卽以刀殺之。挂於旗竿之首。以示法出必行。當時漢臣頗不以爲是。羣議沮之。多爾袞怫然大怒。曰。此是我家之法。此不能行。何以立國。遂決議行之。不一年而髮盡薙。

洪承疇之勸降

松山之戰。洪承疇被獲。勸之降。不言不語。不飲不食。諸王怒。欲殺之多爾袞曰。欲得明之天下。非得此人不可。此人素以好色聞。惟色可以動之。時順治有姊。年已及笄。貌美爲滿洲冠。尙未尙主。因言於太后。太后以滿漢向未通婚。躊躇未決。多爾袞曰。欲得天下。何惜一女。乃下嫁之。洪仍閉目不答。公主居三日。謂洪曰。我雖無嫁君之實。已有嫁君之名。終身不能再事他人。今日無他求。但求開目一視我。我亦不阻君死。君死而我亦殉君。君亦可以無憾矣。洪然其言。墮入殼中。一張目而卽曰。願降願降。論者謂公主之智。

計。而不知多爾袞之有以教之也。

大科之議始於多爾袞

清朝定鼎後。明之遺老。多願老死山林而不肯出仕者。一日多爾袞與廷臣議曰。爲國家者。全在得人。此等有大學問之士。不可不設法以羅致之。例行之鄉會試。卽行通榜法。彼亦詎肯遽入我彀中。計惟有特設一茂材異等之科。以寵異之。或可歆動其心。願爲我用。廷臣均是其議。嗣因四方干戈未靖。緩付決行。而多爾袞亦不久卽死。厥後鴻博之開科。至康熙己未歲而實行之。不知多爾袞之早有以啓之也。

多爾袞之暴厲

入關以後。諸王氣燄益張。而多爾袞之暴厲。較諸王爲尤甚。往往與廷臣一語不合。卽掌摑之。雖以益都相國之親暱。而亦不能免此。惟范文程以先帝舊臣。敬畏備至。邸中小吏。一有齟齬。立行格殺。勿論。故在邸中值事者。慄慄危懼。時有生命難保之慮。而賞賜之優渥。一日可以立致小康。久於其邸者。家貲多至巨萬也。

致明史可法書

致明史可法書。嚴重正大。相傳江南一名士手筆。意旨俱出自多爾袞。先時飭幕中人擬之。均不當意。嗣降將劉澤清薦此名士。一

日。搆就。多。又。斟酌。數字。致。贈。萬。金。與。以。一。官。不。願。而。去。

賞識侯朝宗

史之答書。乃係侯朝宗所作。針鋒相對。措辭尤難。相傳構成後。一夕。鬢髮皆白。多爾袞得此書。嘆賞不置。呼爲真才子。後知爲朝宗手筆。擬以重幣聘入幕中。遣人與朝宗素厚者。爲王先容。勸諭再四。朝宗慨然曰。千秋萬歲。我以王爲文字知己。則可。若欲以此爲餌。是不以豪傑視我。而以尋常士視我矣。我若允王。我其何以對史公子。其爲我婉謝之。使者以此覆命。王仍眷念不置。後聞朝宗歿。惋惜不已。賜其家以千金。命有司時存問之。

高老老

多爾袞剛愎自是。邸中人日以不當其旨爲懼。有高老老者。太祖舊人。隸籍遼東。多爾袞念其提抱之恩。敬禮頗至。不以下人視之。常呼老老而不名。王有不是。叩頭強諫。必聽而後已。邸中人或觸王之怒。間或賴其排解。王有賞賜。則盡以周京師之貧者。死後。王爲之服喪三日。

服硫磺

孔毅夫雜說。韓退之服金石藥而死。香山所以有退之服硫磺。一病迄不痊之句。多爾袞亦喜方士。方士中有上金道者。善合媚藥。

中雜硫磺。御女時先服之。輒覺快美無比。久之硫磺毒發。中患煩熱。太醫院某醫診之曰。王之腸胃腐矣。不數日。卽不起。

識吳三桂有異志

吳三桂投誠後。多爾袞一見。卽知其有異志。因言於太后曰。吳三桂狼子野心。棄其親父。殺其故主。天良喪盡。不成爲人。今流寇未靖。尙有用伊之處。異日國事大定。萬萬不可任以封疆。重以兵權。太后雖是其言。而當日之爲三桂左袒者。在廷不乏其人。以此釀成滇藩之變。多爾袞嘗曰。我在。吳三桂不能反。亦不敢反。後果如其言。

滿漢並用

清室開國之制度。大半出自洪承疇。承疇以故明之降臣。當此滿人勢力澎漲之時。而能無所顧忌。以抑制滿人爲主義。漢人賴之實多。不僅漢人稱臣。滿人稱奴才。爲輕滿重漢之發見也。論者往往以此多承疇。而不知實稟承於多爾袞。多見入關以後。滿人既無道德。又無學問。而第恃從龍之餘功。氣燄方橫肆而不可遏。不有以裁制之。亂國之大患。不在漢人而在滿人。且鑒於金元種族貴賤之見過深。實爲國家覆亡之由。而漢人之才智。非有以馴服之而善用之。則必不能相安於無事。以故承疇得以行其意見。而

定其制度。清以逐水草之建虜。而能有中夏。延此二百餘年之祚者。賴有洪承疇。實賴有多爾袞也。

金匱藏書

多爾袞臨沒。誠其子曰。我有一金匱。俟我死後。卽以獻諸官家。他日國家有重要之事。故當開視之。獻後入諸大內庫中。不以爲意。嗣因追其前罪。削號奪職。益愒置其物。至乾隆時。外患日起。大小金川之難未已。滿人之爲將帥者。多不可恃。乃念王之英武。必有秘計以遺後人。入國庫求之。封識宛然。開而視之。祇漢人可用。滿人不可用。九大字也。至是始服王之學識。乃起用岳鍾琪等以平

其難。而王之故號盡復矣。厥後平教匪。平捻子。平髮匪。皆守此旨。立夷大亂。不可謂非貽謀之遠也。

家法之嚴

多爾袞雖淫逸自恣。而家法甚嚴。變男數十人。不得入中門。美婢一百四十人。均屬江南北大家子女。爲諸將所貢獻者。不有事故。不得與男僕交一語。違法輕則笞責。重則格殺。變男由年長之男僕約束之。婢女由年長之滿嫗約束之。歲時慶宴。賞賜不貲。將歿之前一年。廉得大興宛平兩縣士人之貧不能娶者。悉行考試。但能文從字順者。卽以美婢嫁之。并贈匿資各三千金。美婢中亦有

居移氣。養移體。習於王家。而不慣於士家者。准其離婚另配。

洪承疇之與聞機密

多爾袞之在政事堂。無論滿漢人員。不肯假以詞色。惟與洪承疇則和顏悅色。洪有所言。傾耳聽之。惟恐其盡。洪亦引爲知己。其在邸中。或數日不見。則必專人延請。一聞洪至。倒屣以迎之。有時談至終夜。立侍已更數僕。而餘興猶勃勃不休。每有機密大事。商諸承疇。承疇以爲宜如何行。輒卽照行。每謂人曰。漢人多漂亮。然無過於洪承疇。嘗謂屬員曰。爾等有事。不必問我。問洪承疇。勝於問我也。承疇之盡力於清者。多爾袞之有以籠絡之也。

通好陳圓圓

吳三桂之出關乞師。吳梅村所謂衝冠一怒爲紅顏。非爲明之社稷計也。多爾袞知之。因假托王妃命。贈遺圓圓幣重言甘。囑其勉三桂以大義。盡力清室。圓圓亦知其意。謂三桂曰。以子之才。橫行天下。莫或敢當。一遇攝政王子。必無幸。願勿萌異志。以自取誅戮。三桂頗然其言。以故終攝政王世克守臣節。

知高麗之必不我屬

高麗於明神宗後。已通款清朝。定鼎後。首遣使臣入貢。廷臣相顧色喜。謂聖德廣大。有以招來遠人。多爾袞言於太后曰。高麗弱小。

之國。勢必有所附屬。見我強。卽來。見我弱。卽颺。與遼東半島爲聯界。燕京相隔甚遠。一有寇警。鞭長有所不及。今日以爲可喜者。他日必以爲可憂。願後嗣志之。

象棋廳

嚴東樓有象棋廳。以美婢爲棋。指揮無不如意。客以輸贏爲賭者。贏則乞取美婢。世藩慨然贈與。絕無吝色。多爾袞亦有此廳。棋盤之格。則鑲以翠玉。底則白玉鋪地。此廳外人不能到。惟與太后暇時。偶下數盤。亦用美婢。年最長者。不過十歲。應役之先一月。由棋師教習純熟。中有一婢。江蘇寶應士人之女。士人好下棋。女在其

旁習觀之。自四五歲時。已精棋理。入應紅棋之役。紅棋爲太后所着。往往太后局勢將敗時。伊能力白太后。轉敗爲勝。太后甚喜之。賞賜較諸婢爲豐。後嫁一棋國手而終。

茶癖

滿人多有嗜茶癖。多爾袞尤甚。如浙江之龍井。洞庭山之碧螺春。福建之武彝。粵東之烏龍。雲南之普洱。其夙知王之嗜好之督撫。恒督令地方官。擇其尤者以進。舉凡天下之名茶。罔不搜羅備列。每年必有品茗會數次。何者以香勝。何者以味勝。何者以色勝。令幕客撰續茶經三卷。中以四川峨眉所產雲霧茶爲天下第一。

色香味均臻絕頂。續茶經多名人題詞。當時如益都相國。魏尚書。劉子壯等。均有詩詞。王亦親爲之序。文甚典雅。相傳爲吳梅村代筆。刊刻甚精。天一閣曾藏一部。今已爲日人買去矣。

愛狗成癖

多爾袞最愛狗。所畜約三千餘頭。不下數百種。有大如馬者。有小於貓者。各錫以名稱。其最著名者。爲金獅大王。通天豹子。地上龍。旱地蛟。雪毛虎。呼天彪等。均蒙古西藏諸國所獻。飼以猪羊等肉。藉以氈氍。每五頭一奴管理之。能作種種戲劇。入夜則妃嬪各室門外。各守以畜犬一頭。見有生人。卽行狂噬。以故妃嬪等不能有

淫行。多爾袞嘗謂牧齋諸人曰。君等亦犬耳。背君臣之大義。入仕我朝。忠心耿耿。曾我犬之不若。牧齋等爲之汗顏。

大同城屠殺之慘

姜壤據大同以叛。多爾袞遣使諭壤。爾若來降。當恩養如故。壤對使言。兵民怨憤。矢志誓死。若不急切攻城。明降一諭。曉以全城不戮一人。則自然肯降。王若不允。臣惟率衆以守。無他望矣。多爾袞大怒。力疾攻之。總兵楊震威等。旋斬姜壤。并兄姜琳。弟有光。首來獻。清兵入大同城。多爾袞命除楊震威等二十三員。及家屬兵丁。俱屬留養外。其餘官吏兵民。盡殺之。河水爲之赤。并將大同城垣。

撤去五尺。焚姜壤等之尸。剝骨爲灰。入諸坑中。

多爾袞之誕生

多爾袞誕生之前。一日太祖忽夢一狼。大如橐駝。人行而入帳中。鳴聲嗥然。卽取弓射之。狼接矢而遁。乃一驚而醒。次日卽生多爾袞。啼聲遠聞。實狼音也。太祖以爲不祥。欲棄之。諸親王勸之而止。

周公負扆圖

此圖爲江蘇巡撫土國寶所獻。圖中畫一周公。背屏風而立。左手抱一小孩。下畫公侯等來朝之象。其意以多爾袞爲周公。順治爲成王。多得此圖甚喜。以後相繼而獻者踵接。以致門庭堂室。皆挂

此圖。順治見之。頗覺不快。土國寶之得罪。亦以此。

好獵

滿州乃游牧人種。天性好獵。多爾袞尤具奇性。在大同日。嘗獵白額虎一頭。生致之以示武勇。范文程力勸之。手錄司馬相如諫射獵書以遺之。王讀之不去口。自是爲之稍斂。

地震

順治六年十月壬辰申刻。京師地震二次。起東北迄西南。約二小時。爲清人至京後之第一次。占者以爲不有國喪。必有功高望重之大臣。應之。至次年十一月壬戌。多爾袞死於喀喇城。以應其占。

飾終之典

多爾袞死後。飾終之典。甚備。柩至。順治迎於東直門五里外。跪奠三爵。大慟。追諡爲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廟號成宗。詔書有云。恩義兼隆。莫報如天之德。榮哀備至。式符溥海之心。又云。當朕躬嗣服之始。謙讓彌光。迨王師滅賊之時。勳猷茂著。闢輿圖爲一統。攝大政者七年。蓋感其以天下歸己也。

籍沒之速

沒之次年。蘇克薩哈詹岱穆濟倫。首告多爾袞。不令人知。著有八補黃袍大東珠素珠黑狐獮子。一切乘輿等物。又欲率兩固山駐

多爾袞軼事

一〇〇

月。永平。謀篡大位。訊實籍所屬家產。珠寶無算。太后爲之不怡者數

中華民國九年十月再版



編輯者 羊城楊公道

發行者 兩友軒

印刷者 民友社

大華書局

發行所 中華圖書館

文明書局

代售處 本埠各大書局

多爾袞軼事

每部一冊

定價三角